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椒邱文集卷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湯式

椒邱文集卷五

明 何喬新 撰

史論

宋

帝深以澶淵城下之盟為辱王欽若進曰惟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然後可爾天瑞安可

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乘間為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召旦歡飲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

議

王旦宋之賢相也其居位最久受知最深非寇準諸將相所及然天書之事既不能諫又從而附會之則可謂不忠之甚者也真宗仁厚之君羣臣未聞以諫得罪者

而况於旦乎使旦諫而見忤不過以使相均逸外藩爾况未必忤乎觀欽若之進邪説也帝曰王旦得無不可是帝猶有憚於旦也而旦竟無一語沮之顧黽勉從之則是逢君之惡非徒長君之惡而已其罪豈在欽若下哉當欽若乘間有言旦正色語之曰王者德合於天而天瑞應若以人力為之是誣天也四夷可以德化而不可以偽欺若以偽為之瑞誇示之是欺人也誣天欺人匹夫所恥旦不敢聞命如此則欽若必將羞沮而退矣

美珠之賜旦當封而上之曰臣昨侍宴荷陛下過寵賜以尊酒命與妻孥共之臣歸而發封則皆美珠葢婦人之誤也臣不敢貪天之貺謹歸之天府惟陛下裁察如此則真宗知旦不可以利動而事必中止矣今也欽若之請既從之美珠之賜又受之至於封岱祀汾皆兼大禮使乃始愧悔而追思李文靖之先見嗟何及矣論者以旦比馮道豈過貶哉

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

今國家受瑞建封不可復設遂詔罷制舉

古之聖王設諫鼓立謗木惟恐一徳之未修一政之或闕也帝舜之世以言其治則庶政惟和矣以言其民則四方風動矣以言其瑞應則鳳凰來儀矣然帝之命禹曰予違汝弼曰汝亦昌言曷嘗以治化已隆而忘求諫之誠哉真宗之世僅可謂小康耳一旦以受瑞建封遽罷直言極諫之科何其不思也且所謂瑞者何瑞乎以聖祖之降為瑞耶則出於縣卒所言以天書之降為瑞

耶則出於憸人所造以紫芝白鹿嘉禾瑞木為瑞耶則出於諛臣所上求所謂庶政惟和四方風動鳳凰來儀者無有也當是時蝗飛翳空非災變乎歲旱民饑非災變乎帝雖詢於芻蕘未足以消沴致和也顧乃罷制舉以自塗其耳目是猶瘖瘂之人黜和扁屏藥石而語人曰吾身康强耳嗚呼為此說者何人歟殆孔子所謂一言可以喪邦也歟

內侍江守恩有罪伏誅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

論救坐贓

守恩怙勢作威強取民麥杖殺軍士其罪大矣幸而敗露伏法受誅亦足以昭王法之公獻卿官為太常博士必以文學進身者也其抗章論救豈惜朝廷用刑之頗哉不過逆探君心陰黨閹豎以為已進身之地此正漢法所謂附下罔上者也免於誅戮幸矣自古閹豎竊弄威權非獨人君之過也士大夫之不肖者亦陰為之助焉石顯之擅權則五鹿充宗為之羽翼黃皓之專政則

陳祇與之表裏童貫之開邊則蔡京王黼從而附會之此皆奸人之尤者也不知其平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哉原其所以為此者欲比用以求富貴耳浮雲飛電其久幾何黨附奸閹遺臭千古苟有人心者可以自省矣

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

大帝

匹夫而為天子必受命于天矣天之命之也或以功或以德夫豈偶然哉受天之命為天之子乘六龍而撫萬

邪其尊且貴孰加焉世之崛起者顧恥其先名位不昭
牽引附會自托於神明之冑加以徽號祀于郊丘以炫
耀天下不知適所以欺天而誣祖矣曹氏出於閹豎而
曰虞舜之後拓跋氏出於鮮卑而曰黃帝之後有識者
固已竊笑唐祖老耼故尊耼為玄元皇帝宋祖趙玄朗
故尊玄朗為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大帝又何其誕
之甚邪夫老耼之書具在毀薄仁義者也玄朗之名氏
則九經十七史所不載也高帝舉晉陽之兵芟隋季之

亂遂成帝業足以媲美炎劉矣唐高祖豈不賢於虛無之晦耶太祖東征西伐除五季之亂啟三百年之丕業足以比隆漢唐矣宋祖太祖豈不賢於荒唐之玄朗耶奈何近捨昭昭而遠取冥冥也當時忠良之佐博洽之儒迄無一言以陷其君於過舉亦獨何心哉

立德妃劉氏為皇后

先王之立后非神明之胄則公侯之裔也其幽閒如關雎其躬儉如葛覃其不妬忌如螽斯夫然後可以配至

尊而為天下母自秦以降人主漁色而不暇顧其族逞欲而不知求其德所與共承宗廟者或出於亡國之賤俘或出於主家之歌妓或出於奸閹之養女不亦瀆姓矣乎真宗欲建中宮當妙選令族簡求淑德可也顧以鍛家之媵而當軒龍之尊族姓不昭播鼗是業豈足昭壼範于六宮表母儀於天下者當時兩府大臣如王旦寇準者亦寂無一言將焉用彼相矣

帝久欲相王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

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

王旦碩德雅度宋之賢相也然其論置相謂南人不可

當國一何謬哉天之生賢不以南北而有間也金日磾

休屠王之子為漢忠臣李光弼契丹王之胄為唐元勛

彼生於遐陬之外且然況同出于文明之域者耶前乎

旦以南人登相位者有矣謝安張九齡陸贄是也安之

德量九齡之忠直贄之嘉猷讜論果何愧於賢相乎後

乎旦以南人登相位者有矣杜衍范仲淹文天祥是也

衍之清慎仲淹之弘毅天祥之秉義挺忠抑何忝於賢相乎雖有奸諂如欽若者出於其間然不可舉一而廢百也彼李義甫之狡險元載之貪黷果產於南耶抑產於北耶自旦之說行世之嫉賢忌才者率以是藉口雖有如謝如張如陸如杜如范如文之儔一切抑而不用是旦之說啟之也推其極言之殆所謂一言而喪邦歟

判永興軍寇準得天書于乾佑山

大臣欲格君心之非者必先自正其心吾心正矣猶有

不能成正君之功者況吾心之不正乎冦準慷慨有大畧一代之偉人也惜其溺於功名富貴而不能正其心方其罷政私請王旦求為使相君子已非之矣及在永興欲圖再相遂以天書迎合上意則其心不正甚矣其如正君何夫天書朱能所造中外咸識其詐豈以準之明而不知哉功名之心勝富貴之念深而正議有不暇顧耳再入政府曾幾何時用於讒口遠斥炎烟瘴癘之鄉是豈獨丁謂錢惟演之罪哉準固有以自取之也予

故表而出之以為大臣溺於功名富貴之戒

曹利用以從子汭逆謀貶隨州又坐私貸景靈

宫公用錢房州安置内臣楊懐敏逼使自縊死

曹利用附丁謂而排寇準不得在君子之列然夷考其

行有後世所不及者二焉一曰忠藎有守始終不屈二

曰裁抑僥倖凡内降恩力持不與是二者凛然有大臣

之節非世之具臣所及也夫士君子一善而不克終者

多矣始而直終而佞始而廉終而貪利用終始不貳其

操可不謂賢乎張堯佐宣徽之命文彦博不敢違張說僉樞之命虞允文不敢諫況其下者耶而利用力裁恩倖怨怒不恤是尤難能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如利用者取其一節之善可也夫以丁謂之回遹猶獲老死牖下利用有是二善而死不以罪嗚呼寃哉

賜龍虎道士張乾曜號澄素先生

天師之號昉于寇謙之晉以前無有也自宋以來龍虎山張氏始專其號若乾曜是已歷元以迄于今國家崇

寵俾之世襲或範金為印刻玉為簡以賜之典禮優異
眎曲阜宣聖之裔有過無不及焉史謂乾曜漢張道陵
之後而張氏自云道陵留侯之裔也以予考之留侯卒
于惠帝之世豈真凌虛御氣以從赤松子游耶道陵者
魯之祖當漢末以妖術惑衆竊據漢中與黄巾張角等
耳豈有道之士哉而歷代崇寵如此其至何歟謂其有
長生久世之術耶則所謂天師者皆死且塟未有至今
猶存者也謂其建醮祝釐可以消沴致福耶則宋之疆

場曰魔元之豪傑並爭天師末如之何也謂其清靜之
行有可嘉耶則妾媵姬姜之奉與俗不異也然則何取
于斯而崇寵之歟有天下者黜其號散其徒而焚其所
謂符籙者亦足以袪千古之惑矣

莊獻太后稱制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

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

甚哉程琳之不忠也夫琳以詞學發身豈不知母后當
陽非朝廷美事耶抑豈不知武后唐之罪人幾危社稷

耶令也莊獻稱制而琳以武后臨朝圖爲獻是導之以易姓受命也幸而莊獻材質孱弱非武曌之比其宗族寒微非承嗣三思之儔故擲其圖于地而不納使不幸因琳有獻而萌覬覦之心則置嗣君何地哉若琳者國之賊也其免於誅夷幸矣然琳之獻此規入政府耳抑不知富貴有時而消歇惡名終古而不磨柰何欲得志於一時而遺臭於萬世耶嗟夫三代以下義利不明偭義以干進如琳者多矣讀史至此尚亦掩卷深省哉

皇后郭氏誤批上頸上怒謀廢后以告吕夷簡

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且曰光武漢之

明主也郭后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

遂决中丞孔道輔諫官范仲淹等伏閤請對夷

簡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等皆

知遠州

臣之於帝后猶子之於父母也子雖失愛於母不可以

勸父而黜母臣雖有忤於后詎可勸帝而廢后哉夷簡

所以憾郭后者因其一語而罷相耳然嘗考之莊獻臨朝外戚干政內豎用事夷簡奉承惟謹非附太后而何及莊獻上賓夷簡乃擠張耆等以自解真所謂多機巧善應變者也后之言豈過歟夷簡以已私憾陷君於惡致后不以考終其不忠之罪大矣且伏閤請對固非太平美事也廢黜嫡后豈太平美事哉夷簡既引故事勸其君以廢天下之母又進邪說激其君以出直諫之臣其大行已虧矣世或謂夷簡為宋之賢相吾不知其何

說也

廢后郭氏薨竄內侍閻文應於嶺南

仁宗宋之賢君也其寬仁恭儉後世無異議焉獨郭后之事何其思之不熟慮之不審耶后之廢也文應實主其謀時移事往帝稍悔悟樂府之賜密使之名黠奴瞯之久矣后之存文應安得晏然而已乎其設謀措慮欲除其所忌顧未有間耳一旦后有小疾挾醫診視尚有人也顧以命文應而黠奴得乘間進毒以殞之可哀也

已予嘗見野史云后既崩文應遽殮之而後聞則后以弑殞明矣帝盍思之前日主廢后之謀者誰歟挾醫診視者誰歟后胡為而暴崩文應胡為而遽殮歟考問侍姬啓棺診驗則罪人立得矣而帝念不及此雖深悼之顧亦何益哉夫黠奴弑主母天下之大惡也帝不之察僅以仲淹之奏竄于嶺南而不肆諸市朝豈足以泄神人之憤哉嗟夫匹婦不獲其死古之人猶曰時予之辜況天下母耶其為帝盛德之累大矣讀史者安得不掩

卷而三嘆

詔梁唐晉漢周朝三品以上官子孫依律敘蔭

臯陶稱帝舜之德曰賞延于世孟子論文王之政曰仕者世祿葢追念勛德而報其子孫此聖王之懿典也然舜文之賞與祿亦惟施於當代之臣而已耳仁宗推及於前代則過矣夫前代元勛碩德果如漢之張良鄧禹諸葛亮晉之王導卞壺謝安唐之魏徵宋璟郭子儀李晟裴度諸君子者錄其子孫俾享其祿亦豈為過乎五

代運祚既促用舍乖宜其隨世以就功名而稍有可稱者惟王彦章王朴李穀數人而已李振敬翔豆盧革盧文紀李崧王章史弘肇之屬則皆庸人而苟富貴也果何功於國何德於民哉今也不論其賢否不考其功業凡官三品以上者一切敘蔭則是庸人而苟富貴者其子孫倖沾恩澤賢俊而淪於下位者其子孫不獲録用豈所以昭勸懲而激臣下乎宋之恩典於是乎濫矣

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檢理余靖館閣

校勘尹洙歐陽修于外戒羣臣越職言事者

古之所謂名相者以其顧公議而有所不爲也爲國不顧公議是小人而無忌憚者也雖有高世之智經國之材豈足以爲名相哉若呂夷簡是也夫仲淹與修一代之偉人靖洙一時之賢者也仲淹上書譏切時政使其言是固當欣然納之使其言非亦當從容辨其所以然安可以爲恨乎今也仲淹以言事貶靖洙以救仲淹貶修又以誚高若訥不能諫而貶奮然不顧公議而貶四

賢以自快其私狠愎而弄權與元載盧杞丁謂之徒奚擇哉昔之奸臣欲壅蔽主聽者必指直言為離間欲誅鋤善類者必斥君子為朋黨夷簡之愬仲淹謂其離間君臣引用朋黨是所謂一言喪邦者也雖有他善又何足取者史稱夷簡為世名相蓋以其子晦叔之相業其孫伯恭學術而寬假之耳豈至當之論耶

章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臨朝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仁

宗閔而器之及帝親政以得象平章事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予讀秦漢以下史而嘆士鮮全節者正以其不知命耳夫窮通禍福有命存焉避之不可免求之不可得也郭宗韜請立劉后懼讒人也然竟坐之而身死禍豈可避乎趙犨附朱全忠圖富貴者也然竟因之而族滅福豈可求乎君子知其有命而修身以俟之則見義必為見利不惑而窮通禍福不足累其心矣莊獻臨朝之時羣閹用事勢燄烜赫曹利

用以忤內侍貶死襄陽章得象正色以待內侍終位台

昴二人之正直同而其禍福異者是葢有命焉非內侍

之所能為也世之君子畏利用之禍而獻諂以阿之非

知命者也覩得象之福而危言以闘之亦非知命者也

惟盡其在我者而順其天則節全而名立斯謂之君子

以夏竦為涇原秦鳳路安撫使知永興軍范雍

為鄜延環慶路安撫使知延州備趙元昊也

兵不可好好兵者士民愁怨有內潰之憂亦不可去去

兵者甲兵朽鈍啟外侮之患故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誠哉是言也宋有天下文治雖優武事不競至真宗之世契丹講和德明納款遂置武事而不講為將者皆膏粱之冑為兵者皆惰窳之夫車乘不蒐戎器不簡魚麗鵝鸛漫不知為何物一旦元昊竊發西陲攻一砦則一砦破圍一城則一城陷是豈元昊之材且智哉蓋宋去兵忘戰而致然也夫元昊之倔强難制有自來矣狀貌異常曹瑋預策其必為邊患

嗣位之初避父諱而改明道為顯道其不臣之意已可見矣既而冠環慶侵吐蕃取爪沙廟堂安然不以為怪及其僭居大號抗表以聞乃以傾險之夏球畏懦之范雍以禦之是何異於驅鴟雛以當鷙鳥哉古之有國家者講武於四方無虞之日儲將於百蠻咸賓之時其為慮也遠矣

契丹遣使來求關南地帝命吕夷簡擇報聘者

夷簡素不恱富弼因薦之歐陽修引顔真卿使

李希烈事上疏乞留之不報

三代而下剛直之士何其厄哉剛者其氣浩然小人患其不可屈直者其色毅然小人惡其不可凌是以譖之毀之排之擠之或假手以害之所謂盜憎主人其勢然耳嗚呼厄哉唐之顏真卿宋之富弼皆剛直之士也盧杞惡真卿則遣之使反亂無狀之臣吕夷簡惡富弼則遣之使强悍不測之邊其設心措慮正相類耳真卿不幸而死弼幸而生還是則有命焉非杞與夷簡所能為

也今去唐宋數百年矣杞與夷簡死有餘臭聞其名者猶蠅蛆糞穢也真卿與弼歿有餘馨聞其名者猶椒蘭蕙茝也然則小人欲害君子亦何益之有哉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固辭不拜

富弼可謂忠矣有難不辭勞亦可謂謙矣有功不言賞當契丹求地人心汹汹弼毅然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杖節出疆雖女死男生有不暇顧焉及敵再結好疆埸無虞以為翰林學士又懇辭曰增歲幣非臣

本意敢受賞乎葢未嘗自以為功也在易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謙之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若弼者有之矣世之賤丈夫委以艱大則悲哀怊悵有可矜之色稍著微勞則侈然自負雖酧以髙爵厚禄猶有所未厭也彼獨何人哉嗚呼若弼者真萬世人臣之則歟

元昊更名曩霄上書講和

宋之所以不競者以怯於用兵而急於講和爾澶淵之

後僕姑一發達蘭殪焉彼軍奪氣雖不與和彼將自退矣而真宗遽與之和捐金幣三十萬以成契丹之強元昊之叛和市不通國人愁怨有十不如之謠雖不與和彼將自困矣而仁宗遽與之和捐金幣三十五萬以成靈夏之勢蓋宋之諸帝仁厚有餘剛斷不足譬若富室之孱子强梁者侵之健訟者侮之則蒼黃失措惟畀辭厚幣以苟求無事而已遑恤其他哉當是時非無善謀也寇準欲邀契丹稱臣獻地而真宗不從富弼蔡襄言

元昊不可許和而仁宗不聽甚者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亦將許之甚哉宋之不競也夫貢賦之入有限谿壑之欲無窮一歲之中北邊三十萬西邊二十五萬財力惡得而不屈國勢惡得而不削哉

范仲淹富弼杜衍韓琦相繼罷歐陽修上疏論之羣邪益忌修傅致其罪左遷知滁洲

有國家者得賢非難任賢惟難天下未嘗無賢也伊傅周召雖不世出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儔世葢不乏也

顧人君任之專與否耳韓琦杜衍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皆間世之英其經濟其德量蕭曹丙魏房杜姚宋豈足多哉仁宗鋭意於治而諸賢並列于朝可謂千載之逢也使仁宗推心而委任之如昭烈之於諸葛亮如苻堅之於王猛如武宗之於李德裕持之以堅期之以久則慶歷之治豈止於慶歷而已哉曾幾何時仲淹與弼以夏竦飛語罷衍以丁度置書罷琦以是尹洙罷而修又以上疏救四賢左遷是猶病者甫得良醫未盡其術遽

以庸醫之毁而黜之又何望其療膏肓而起沉痾也哉嗟夫得君如仁宗而諸賢猶不獲盡其用豈天未欲太平耶抑諸賢之命耶有志於濟世者安得不為之深慨

王安石自以楚士寡援中朝因結韓呂二族以取重於是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

王安石以學行高一世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非惟安石以是自信而天下士大夫亦莫不信之惡有結貴族而取重哉自其始仕也命以館職則辭薦為諫

官則辭改修起居注又固辭至居相位議稍不合輒稱疾求去昌嘗以富貴累其心哉史臣顧謂安石自以楚士寡援因結韓呂二族以取重可謂誣矣當是時歐陽修重之文彦博重之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其見重於世久矣又奚藉韓呂二族為重哉夫結貴族以養虛名鄉黨自好者不為曾謂安石之賢而為之耶韓維呂公著世之所謂賢者也肯以安石私交而稱揚之耶陋哉史氏之說也

种諤襲取夏嵬名山以歸遂城綏州

綏州之役論者謂种諤襲取名山為非計愚以為不然夫銀宥綏延中國之故地也其土沃饒其民驍健自拓䟦竊據奄逾百年膏腴化為沙漠華族淪于異俗此有識者所宜痛心也又況元昊倣擾鄜延諒祚薦蹂秦渭中國旰食之日久矣苟有可乘之隙豈可安常守固而不為圖之哉夫復我之疆土不可謂之生事報敵之寇暴不可謂之侵小彼陸詵謂諤擅興而啟釁者書生之

論耳豈足以語權哉惜夫謂能取之而不善守之故不旋踵而失使謂既城綏州厚集其勢撫納屬羌使自為守以固我之藩籬以斷敵之肘臂則近悅遠懷而河湟之地可復賀蘭之境可入矣

帝以災變避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

天人相與之際未易言也然洪範著休咎之徵春秋書災異之變蓋欲君天下者覩災而思咎耳古之英君誼

辟一禨祥之見輒惕然曰豈吾德之或愆乎一草木之妖輒瞿然曰豈吾政之或缺乎曷嘗諉諸天數而不知省哉王安石以通經學古自負其於洪範春秋之旨考之熟矣災變之來君未知警猶當胥誨胥告使畏天威以保天命可也今也君有警懼之心而安石反進邪諂之說是逢君之惡也是婦寺之忠也豈古之大臣格主正事之道哉嗚呼安石背經叛道如此真聖門之罪人哉

以王安石叅知政事議行新法

王安石之行新法天下後世攻之不少恕至或詆為奸邪予謂安石徇其學術之偏以成悮國之禍信有罪矣然謂之奸邪則過矣安石之意葢以欲行王政當先致富强而宋之中葉帑藏耗竭兵衛寡弱不足以有為也於是以其所學於古者而施於政凡可以富國强兵者無不為其青苗法則曰先王摧制兼併均濟貧乏之意也其行免役法則曰先王致民財以禄庶人在官者之

意也其行保甲法則曰先王寓兵於農之意也不度於時不謀於衆斷斷然自信所學而不疑及羣議譁然堅執不回於是老成者斥巧佞者進卒至羣奸肆毒禍流海内安石之罪其何辭然原其初心則欲致富強以行王政爾非欲殘民生如商鞅桑弘羊宇文融之所為也議者比而同之豈萬世之公論哉若曰周禮周公所作也凡安石所建立皆本於周禮而其禍若此然則周禮果不可行乎曰不然周公之法無不善所以因時制宜

者存乎人譬之和扁之方無不良所以診脉用藥者存乎醫先王知法之不可獨恃也故敷求哲人以守其法焉庸醫用藥以致殺人不可歸罪於和扁之方庸人用法以亂天下又豈可歸罪於聖人之法乎況青苗之法李參行之陜西而民便王廣廉行之陜西而民亦便使奉法者皆參皆廣廉安知其終不可行哉安石不知求人而徒欲恃法以為治是知良方可以療病而不知非良醫不能用方也

監察御史程顥乞罷許之

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古之有天下者未有不以任仁德用善謀而興亦未有不以任憸壬違善謀而敗也王安石嘗訓書而釋詩矣然韓琦富弼程顥有德而仁厚者也呂惠卿李定鄧綰包藏凶惡者也琦等論諫謀之臧者也惠卿等所言謀之不臧者也安石用事琦等以忠謀而見斥惠卿等以邪說而獲進口誦詩書之言而身履

危亡之迹果何取於學古哉世之論安石者多罪其變法予謂變法之罪小擯諸賢而任羣奸其罪爲大也

募民鬻坊場河渡

先王之政關市不征澤梁無禁所以與民同利也戰國諸侯始錮山澤之利至漢武帝始有舟車之筭及唐德宗又有間架之税其言利析秋毫矣然鬻坊場河渡則猶未聞也而王安石始爲之當是時非有方數千里之旱無以恤之亦非有百萬之師無以餽之也富有四海

何求不得何至鬻坊場河渡以收其利哉謀之拙計之謬辱國家而羞後世莫此為甚焉昔裴匪舒請鬻苑中馬糞其事遂止嗚呼安石平居自許欲興堯舜之治而以皋䕫稷契自期待然其言利也戰國漢唐衰季之政所未有顧與匪舒所請等爾不亦可羞哉

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

古先哲王之有天下設謗木置諫鼓采歌謠以省其愆察怨詈以考其政所以來善言而通下情也昏暴之君

惡聞其過於是乎有誹謗之律有腹誹之誅有非所宜言之禁蓋將以掩其惡也而惡亦不可掩人心是非之公豈嚴刑峻罰所能遏哉王安石變舊章立新法士大夫相與謗於朝商賈相與謗於市農工相與謗於野為安石者可以自省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聞其謗而改之所得多矣既不能然方且置邏卒以察謗當時又以宦者石得一典之飛書朝上暮入犴獄道路以目殆將十年宜其能弭謗矣然呂誨之彈文范鎮之奏疏唐坰

呂惠卿之章具載簡冊至今猶以為謗也安石將如之何哉安石嘗訓釋詩書矣詩不云乎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書不云乎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徳厥愆曰朕之愆安石舍聖人之經而襲用秦漢之法欲保令名其可得乎

呂嘉問提舉市易恃勢淩三司使薛向出其上

曾布代向懐不能平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

官府而為兼併之事呂惠卿執政劾布沮新法

出知饒州

君子之交以義合小人之交以利合以義合者禍變之際顧義而相恤以利合者禍變之際徇利而相傾此自然之理也王安石之門下羣小雜沓皆以利合者也章惇鄧綰曾布蔡京邢恕林希呂惠卿李清臣張商英呂嘉問左右安石建立新法或贊翊於立法之初或紹述於罷政之後雖謂之王門十哲可也宜其協心并力有膠漆之固矣然轉盼之間互相傾擠不能相容布與嘉

問共事者也因恃勢淩使之怨遂劾嘉問綰與惠卿同惡者也欲彌縫阿附之迹遂排惠卿清臣首發紹述之說惇由之以拜相及不得為相廼與立異怨矯誣定策之功惇藉之以報復及不得大用廼白其短布草惇制極其稱美矣處于樞府則與之乖異商英草京制極其褒美矣議政不合則斥其逢君至於布始則阿惇醜詆羣賢終則恨惇遂成怨隙朝為金蘭暮為矛盾正歐陽子所謂小人之朋見利而相爭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

賊害是也此數子者真可謂傾危之士哉而安石托之以腹心寄之以耳目欲與之共興堯舜之治不亦謬乎

初吕惠卿迎合王安石建立新法故安石力援引驟致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乃起李

士寧獄以傾安石

知人之難自古病之然公以處心明以燭物則知之亦非難也君子如孤松勁栢望之蒼然不可狎玩雖風霜搖落不改其舊焉小人如細柳柔蔓婀娜纏綿令人喜

悅然玄冬冱寒摧落無餘矣以此驗之何患人之難知哉世之為大臣者以其不可狎玩也而憚之以其可喜悅也而愛之於是好惡橫生而君子日疎小人日親矣李德裕忌白居易而薦白敏中然德裕得罪之後出力以傾之者敏中為多王安石忌司馬光而薦呂惠卿然安石罷相之餘逆距其再用者出於惠卿之謀夫敏中惠卿小人也嗜利忘義不足深責德裕安石處心不公好同惡異實有罪焉予故表而出之以為後世大臣之

戒

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東西凡失地七百

里

有國家者據險阨設關城守之以勁卒鎮之以虎臣蓋以慎保祖宗之土宇而已疆域之内尺寸不可捐以與人以其受之祖宗也況數百里乎漢成帝遣夏侯藩求地于匈奴單于謝曰先父地不敢失也彼夷狄之長且然況華夏之君哉宋與契丹結好以來殆將百載彼疆

此界分畫已定一旦遣使以地界為言得非窺吾兵疲民困有所侮而動耶為宋計者實之以地圖諭之以文告彼必欲得地則是志在敗盟有戰而已兵出有名師直為壯況彼中葉將驕卒惰非安巳堅之比倘不得已而用兵豈遽出彼下哉而神宗舍韓琦之謀用王安石之策割祖宗之土宇歸異域之版圖是契丹不費斗糧不折一矢而坐取七百里之地也宋之削弱亦甚矣安石之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終安石之世曷嘗取償

其尺寸哉此葢内不能辨而外為大言以罔其君而已昔梁惠王以喪地於秦七百里為恥夫秦以攻戰取之而惠王以為恥遽以虛聲取之神宗之恥為何如哉

罷手實法

王安石之為相凡斂財富國之法斷然行之而不疑雖元老如韓富不能沮也雖雅所敬重如程顥司馬光不能回也今以鄧綰一言遂罷手實之法何其易哉葢手實之法呂惠卿所建非出於安石也安石怨惠卿叛已

故用綰言以罷其法耳然綰非能為國家忠計者欲彌
縫其附麗之跡耳安石亦非有悔悟之意者欲彰惠卿
之罪耳其事雖公其心亦出於私也況當時病民之法
非特手實而已助役之法徵及女户單丁市易之法鬻
及果實氷炭其為民病不甚於手實乎吴居厚行鐵冶
于京東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陸師閔行茶法于西川
人情怨嗟比屋思亂其當釐革豈在手實之後乎罷其
一而存其五是猶拘縶平民鎖其項拲其手械其足而

姑緩其一馬其能使之舒暢耶

帝嘗有意於燕薊請太后白其事后曰事體至大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

兵之為用所以禁暴戢亂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得已而不已使生靈不終其天年豈為民父母之道哉神宗承富庶之後慨然有鞭笞四夷之志故其在位也王韶

用兵於熙河熊本用兵於瀘章惇用兵於湖北李憲用兵於洮西方其勝也帝御紫宸殿將臣奏凱獻俘百官奉表稱賀鐃吹穿雲旌甲耀日赫然耳目之觀誠可快矣至其敗也靈州之役死者三十餘萬永樂之役死者二十餘萬交趾之亂連陷三州死者不可勝計良將勁卒横身草野以飫烏鳶其禍為何如也自古論用兵之利害者多矣然未有若曹太后之言明且盡者也其言曰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尤可謂善審彼已

者也使神宗虔奉慈訓深戒用兵豈有環榻至旦臨朝哀慟之悔哉傳之後嗣豈至收復燕雲遂并中原而失之哉嗚呼太后可謂有先見之明矣為君者知此不必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為臣者知此遽肯用人之命以易封侯之賞哉

蘇軾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庶有益於國李定舒亶摘其語以為怨謗欲寘之死帝憐之但貶黄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古之君子君有過則諫政有失則言諫不行言不聽則去未始託諸文詞以自表著也放臣孽子情不能已有形諸詩歌以道其不幸者矣然怨而不怒憂而不傷有温柔敦厚之風無怨尤切蹙之病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有感焉烏有怒號怨刺如詬鄰罵坐之為哉蘇軾在宋雄文直氣冠冕一時羣憸側目久矣為軾者緘其口卷其舌猶懼不免顧乃輕出所有以揚己長而貽人過寧免於禍乎軾之意蓋謂以詩托諷庶其君之一悟

亦可謂不思矣新法之行舉朝爭之而不肯從寂寥短章遽能使其君感悟耶當是時李定舒亶王珪之徒極力鍛鍊軾幾不能自脫幸而神宗不以言語罪人薄示貶謫而已使遇漢宣帝殆不免種豆南山之禍遇隋煬帝安能逭燕泥庭草之誅彼定舒與珪陰險小人何足責哉所可惜者軾不能沉默以自全耳

王安石卒

王安石以文章節行自負其志直欲追蹤孔孟而於近

世大儒若韓愈歐陽修皆不滿其意至其為相也慨然欲興道致治以攀伊周之逸駕而視當時賢相如韓琦富弼者皆薄之而不為其志如此宜其所就有大過人者矣然考其學術訓三經著字說往往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而於聖人所筆削之春秋則詆為斷爛而不列于學官其視韓歐距邪說以衛聖道孰為優劣耶考其相業任呂惠卿以興財利任曾布以更役法任王韶章惇以構怨於四夷放棄忠直引用憸佞而天下日入

於敝視韓富惓惓以培國本凝天命為心又孰得孰失耶安石初志未嘗不善而卒至於大謬者無他焉學未聞道故耳世或目為奸邪至於少正卯盧杞為比則豈至是哉昔臨川吳氏論之曰安石之學雖博而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才雖高而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所未明未能者自少而以所已明已能者自多毅然自信而不回此其所蔽也斯言得其實矣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

古之賢相不世出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以至宋之韓范富歐代不過數人而已然夷考其行或學術之未至或操履之未純雖先憂後樂如范仲淹然慶朔堂之詩不能無聲伎之娛通經學古如歐陽修然尊崇濮王之議不免於逢迎之咎君子深惜之若司馬光者三代以下一人而已光之學一出於正而其心又以誠為本至於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粹然儒者也故其居洛也天下仰以為相其入臨也百姓

遮道聚觀其卒而葬也送者如哭私親是豈以聲音笑貌得之哉彼蕭曹以下諸君子亦嘗有感人之深如是耶昔太史公論晏子備致希慕之意且願為執鞭嗚呼晏子伯者之佐耳九原如可作也吾願為光執鞭

呂公著當國羣賢在朝不能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説洛黨以程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

尤衆

朋黨之說自古有之然皆以君子小人以類從耳元祐三黨則皆君子也徒以好惡不同而相比耳夫頤在當時存心制事動以聖人為師動止語默一用古禮儒者當然也而軾乃肆情蔑禮每加玩侮此軾之罪也至於既慶而弔頤執哭而不歌之說以為不可則過矣夫餘哀未忘不可以歌未有餘喜未忘不可以哭也倘慶禮既行之後不幸而聞父母之喪期功之戚亦將不舉哀

不成服乎此頤之過也軾知其不可據禮爭之可也乃戲以俚語頤反求諸已犯而不校可也乃輙形忿怒胥失之矣當是時熈豐邪臣退伏散地俟間投隙求逞其奸諸賢同心相益同道相濟以杜慱卞復起之萌猶懼不免顧乃各為黨比互相詆排卒之羣奸競起邪說以惑在位宣仁既崩國是遂揺軾有昌化之貶頤有涪州之行摯等亦竄逐四出國事駸致不可為嗚呼哀哉

熈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惑在位呂大防劉摯患

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蘇轍面斥其非調停説遂止

宰相之職其明必足以察幾微其材必足以消禍變其威必足以懾奸壬夫然故能措天下於康靖呂大防劉摯有宰相之度矣而宰相之材不足太平之時相之可也多事之秋變故紛出非所克堪矣夫熈豐舊臣包藏禍心志在報復豈引用所能平其怨哉而大防與摯不察不足於明矣邪説横流以撼在位此周典所謂造言漢

法所謂不道也明典刑以誅殛之夫豈爲過而大防與
摯不能則不足於威矣旁搜英賢以充朝廷逺竄憸壬
以禦魑魅則羣奸殆將老死貶所何之能爲而大防與
摯熟視邪黨布列中外而不爲之圖則其材不足稱矣
夫君子小人猶薫蕕氷炭然雜薫於蕕則薫必臭置氷
於炭則氷必消雜用邪正祗以速亂而已惡能弭怨哉調
停之説雖以轍之言而止然趙瞻在密院許將在政府
楊畏來之邵在言路皆熙豐之邪黨也畀時宣仁上賔

畏首請紹述先政而惇卞之徒嚙掌而起矣推本而言之

捨大防與摯誰咎哉

椒邱文集卷五

椒邱文集卷六

明 何喬新 撰

史論

宋

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楊畏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吕惠卿不報

居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此觀人之法也知人實難然

以此求之十得其七八矣范純仁世濟忠直社稷之衛也章惇呂惠卿懷姦悞國社稷之賊也畏與之邵論純仁不可復相而乞進用惇與惠卿其惡直醜正朋邪黨惡雖三尺童子可知其心之邪正向背矣而大防不悟置之言路且約其助己宰相闇於知人如此欲免於禍得乎雖然大防戇直無他技不足深責也純仁知畏與之邵非正人而不為之所計豈以其嘗論己而避嫌耶夫宰相者體天道奉王法至公而已矣有功者賞雖親

戚不敢斬也有罪者誅雖怨仇不敢避也為宗社之計
正奸臣之誅何嫌之有計不出此而養癰以待其潰它
日亦不免於竄逐果何損於怨哉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歷詆元祐之政有紹復
熙寧元豐之意
清臣憸詖小人也宋室陵夷非獨章惇蔡卞之罪清臣
實罪之魁焉自王安石以曲學偏見取祖宗之法紛更
之天下蕩然喪其樂生之心民始有遠志矣幸而司馬

光為相刻青苗市易之法罷保甲保馬之令凡所以養民治兵一循祖宗之舊黎庶謳歌自以為更生故君子謂其有旋乾轉坤之功雖其間有矯枉過正者要在培邦本凝天命非出於好惡之私也宣仁既崩主意頗移清臣怙才躁進陰圖柄用窺見間隙首發紹述之說以立邪說之赤幟繼而楊畏來之邵曾布張商英相繼有請於是惇卞起而用事凡安石病民之政一一舉行援引羣邪布列庶位元祐諸賢貶竄無虚日天下之勢遂

至於不可為是清臣啟之也昔豎刁亂齊君子歸咎於管仲李林甫亂唐君子歸咎於韓休益推本之論也惇卞斷喪宋室吾捨清臣將安歸咎哉

召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韓忠彦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故有是命

曾布雖非端人吉士然趨利避害以為身圖則容矣詎肯薦引所忌以害其身哉史臣顧謂布引京自助可謂妄矣同文館之獄京覬執政而布沮之其怨隙之構已

非一日及鄧洵武獻愛莫助圖徽宗以圖示布曰洵武
言非相蔡京不可似與卿不同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
臣安敢豫議曷嘗有一言引京哉京既相之後議事與
布多不協因言布私其所親布遂罷相京亦曷嘗助布
哉參之前後所書京非布所引也京之為人狡佞無耻
善結近習故童貫薦之徐知常薦之范致虛又薦之豈
待布之薦引哉嗚呼天將棄宋也歟何為使京久生於
世也

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時久旱彗星中天商

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

商英憸佞小人也拜相之後彗星不見久旱而雨偶然耳豈商英所致哉夫宣仁太后之賢遠邁馬鄧而商英比之呂后其罪已不容誅矣司馬光忠信直諒社稷之臣也而商英詆為奸邪其罪又豈在惇卞下哉原商英所以為此者欲圖富貴耳君子進身亦必有道矣何至誣天下毋訾社稷臣以求進身耶商英當紹聖之初與

羣邪比而為惡及見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乃稍立異同以邀時譽此憸人之尤者也惡能格天心而弭天變哉曾幾何時貶斥而死非不幸也

太后劉氏自殺后頗干豫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議廢之遂即簾鉤自縊死

宋有天下家法最正后妃宮嬪有關雎閒雅之風無鶉奔淫穢之行蓋漢唐所不及也至於劉后而家法隳矣所以然者以哲宗啟之於始而徽宗不能閑之於終故

耳劉氏以妖冶得幸本非德選哲宗溺於艷色廢黜正后俾正位中宫以母天下豈所謂好逑哉徽宗以哲宗之故曲加恩禮尊為太后已越紀法矣而又恣其所為失閑有家之義焉夫女不言外婦道之常也今也劉氏以未亡人輙干外事而徽宗不能制椒房桂寢之嚴豈外人所可造者今也道士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其間而徽宗不能禁防閑之道濶畧如此劉氏寜不肆情而縱慾耶嗟夫賢淑如孟后徽宗既復其位號矣不旋踵又

以奸臣之言而廢之纎行如劉氏徽宗嘗議廢黜矣及其既死又從而册謚焉是非乖戾亦甚矣有天下者刑於家而後正於國貴為天子而太后廼以不謹聞豈刑家之道哉

詔馬政浮海如金預請燕雲之地

世之論者皆曰靖康之禍肇於結金以伐遼使宋念遼兄弟之國助以兵糧協力禦金則遼未至遽亡而尼瑪哈之兵又安能及宋哉予以為不然遼自延禧嗣位荒於

游田怠於政事其國勢已寖弱矣而宋自哲宗以來崇信奸佞放逐忠賢祖宗良法變乖殆盡財匱民窮人怨天怒其國本已搖矣完顏氏欻起東陲天方相之鼓行而前莫敢攖其鋒者使宋遼協力以禦之亦猶驅羣羊以當猛虎未見其有濟也當是時結金以伐遼固不可助遼以禦金亦未能為宋計者聞隣國有寇惕然警懼收名英賢竄逐羣小下罪已之詔以昭往愆下極諫之詔以開言路政令當改者改之賦斂可蠲者蠲之內修

政刑外敦鄰好選將練兵以為戰守之備築城建堡以防侵軼之虞庶可以感人心而回天意使金舉遼而隣於我未敢遽萌禍心就使擾吾疆埸則吾國勢稍張有以待之矣何遽至亡國哉不此之圖而遣使約金攻遼以求燕雲之地是猶千金之子成業已隳顧且幸灾樂禍即盜以謀其鄰而求分其室焉嗚呼盜既攻吾鄰而取之矣其能愛我而不攻乎

詔童貫蔡攸勒兵巡邊以應金

蘇文忠公有言閹豎之禍如毒藥猛獸近之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予每誦其言而考往古禍敗之迹未嘗不撫卷慨歎繼之以泣也嗟夫閹寺之職供汛掃傳命令而已衰世之君始假之以權又其甚也遂委之以兵自夙沙衛殿齊師已來唐以李輔國程元振典禁旅宋以李憲童貫統邊兵禍敗之迹史不絕書真萬世之鑑也夫承平之世果毅如林豈無壯猷可以備爪牙者乎抑豈無忠力可以為藩垣者乎然人君以為去已踈遠不

若吾家奴之可親信也故授之以利器假之以重權或斬數級得數馬輙欣然曰吾家奴能捍邊矣何藉於廷臣或取一城得一堡又欣然曰吾家奴能破敵矣何資於邊帥於是畀萬乘之重以寵之屈將相之貴以禮之竭帑藏之財以賚之而不知毒藥之不可供膳盖猛獸之不可同寢處也至於威權已成危機日迫乃始吞聲飲泣追悔曩愆嗟何及矣嗚呼祖宗大業以百戰而得之子孫乃以數閹奴而敗之於心能無恧乎有天下者

取自古閹豎亡國敗家之迹書之帷屏銘之几杖庶乎
惕然知警歟
以李邦彦為太宰邦昌為少宰趙野王孝迪為
門下侍郎蔡懋為尚書左丞
欽宗嗣位之初金人内侵國勢已去譬之久病之人膏
肓已潰危在旦夕使盧扁治之猶懼其不可為況委之
庸醫乎鈞軸之任宜其慎擇乃以李邦彦為上相張邦
昌為次相趙野王孝迪蔡懋佐之一何謬戾至此哉夫

邦彦都人目為浪子者也彼知詩酒之樂耳邦昌異時
受偽命者也彼知専事遊燕耳孝迪野懋則出入王蔡
童梁之門庸鄙無識之人耳此數人者平時相之猶懼
悮國多難之秋乃使當鈞軸之任是何異斲氷為礎東
蒿為楹哉故金兵臨城蒼黃喪魄彼有請帝出幸而已
耳請割三鎮而已耳請增金幣而已耳豈有能出一謀
建一策以紓國家之危急嗚呼青城之行益兆於此矣

金斡里雅布圍京師

斡里雅布之伐宋懸師深入兵家所忌也然卒以取宋何也宋之主相非才而不能用善謀也夫完顔氏兵甲之盛雖未易當然張孝純堅守太原金以大衆攻之歴三時而後拔況京師城郭之固師旅之强糧餉之豐非太原比使宋有中材之主得救時之相閫金兵南下亟命良將勁卒固守黎陽金必不敢渡河就令得渡然金兵僅六萬勤王之兵至城下者已二十萬宜命大軍扼牟駝岡以當其前奇兵邢相以截其後青齊之兵攻其左

襄鄧之兵擊其右雖使韓彭為將賁育為卒良平為謀主懼將潰敗不可支況斡里雅布之輩耶當是時非無善謀也种師道請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河李綱請俟其食盡力疲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皆策之善者也欽宗俱不之從惟李邦彥割地請和之謀是聽葢欽宗陰柔之君邦彥陰柔之輔金固有所侮而動也易曰公弋取彼在穴欽宗之於邦彥是已嗟夫自古以來違善謀而用邪説以取亂亡者多矣豈獨欽宗也哉

宇文虚中免言者劾其議和之罪出知青州

甚哉人君聽言不可不審也況用之進退大臣乎虚中失節之士君子所不予然在宣和靖康之際未見其罪也方王黼為相虚中上言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其先見之智豈在李綱下及金人敗盟上下震恐虚中草罪已之詔徵勤王之兵詞氣激烈雖陸贄奉天之詔未能遠過至於姚平仲刼營而敗也帝欲遣使辨解大臣畏禍皆不欲行虚中承命毅然而往視

富弼慷慨使遼殆無愧焉虛中志節焯焯如此使欽宗推誠而任之俾與李綱協心比力豈不賢於李邦彥耿南仲諸人耶今也金師甫退臺諫遽以議和割地歸咎虛中且首陳和議者誰歟力請割地者誰歟非邦彥南仲諸人歟虛中不過承命出使耳臺諫於邦彥南仲之罪不聞舉劾顧乃劾虛中之議和豈天下之公論哉欽宗以耳目所及曾不能察遽用臺諫之言而罷之傷忠義之心莫甚於此嗚呼危急之際則遣之使金兵退之

後則罪其議和君臣大義亦大悖矣他日虛中出使遂降於金得非追憾而然歟

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

兵家者流或占候禨祥以驗吉凶或推步以決勝負蓋自戰國以來有其術矣然梟鳴牙上而謝艾破石虎旛沉江中而劉毅破盧循是禨祥不足信也魏太武以疾日而克中山李愬以往亡而克吳房是時日不必泥也近世妖誕之徒假幻惑衆或云能匿形窺敵或云能撒

豆為兵或云役鬼卒以轉餉或云借神兵以擊賊志怪者既筆之於書好怪者又深信其說嗟夫自古豈有以妖術而成功者哉使果有其術衛霍英衛必用之矣此可決知其妄也至於郭京六甲之法果何所本乎其募兵也但擇年命合六甲者取之斯果何所見乎而何㮚孫傅乃深信不疑何耶且㮚與傅皆以明經進士舉者也亦知先王有左道亂政之誅乎亦知兵法有禁疑去祥之說乎顧乃尊信妖人以取禍敗何取於稽古哉宋

既遂底於亡京亦不免於誅而㮚與傅亦死於沙漠之地是可為萬世之永戒哉然其術流傳至今未泯也公俟世胄每喜談而樂道之萬一不幸而售焉其僨事𤱶民之禍可勝言哉

金立張邦昌為楚帝

張邦昌受金冊命始有欲自引决之意繼有奉迎康王之舉視劉豫似有間焉然李綱宗澤指為僭逆力請誅討何哉邦昌輔相兩朝寵眷隆厚雖闔門死國未足報

稱也當金人勸進之初邦昌抗言曰我宋受命垂二百年德澤深厚人心戴之非契丹比嗣皇踐阼以來講信修睦申固盟好非有可弔之民可伐之罪也執事暏然稱兵而南焚我郊畿陷我都邑俾我二帝播越草莽臣庶怛然莫知獲罪之繇邦昌備位宰輔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忍視宗社阽危因以為利乎執事必欲俾我反易天常僭厥寶位邦昌有死而已不能負不義之名於萬世也天潢胄裔布在外服益以萬計忠臣誼士莫不延

頸顧爲趙氏死孰肯捨九葉天子而事田舍翁耶彼閭大國援立異姓必將迎立宗藩糾率義旅北向請罪於下執事豈大國之利哉惟執事其圖之以此說之淚隨聲下苟不從則繼之以死如此則金人知衆心戴宋中國有人雖未必肯復二帝亦將從劉彦宗之請復立趙氏矣計不出此顧乃受僞命御正衙頒詔以止勤王之師拜官以寵佐逆之黨服柘袍以餞敵設香案以起居雖欲辭僭逆之罪惡得而辭哉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

黄潛善計决意幸東南不報

自古中興之主必有英哲之資而後衰可興亂可撥而舊業可復高宗非其人也其不能恢復祖宗之弘基宜哉當高宗嗣位之初國勢雖非舊比然李綱張浚可相岳飛韓世忠可將宗澤張所傅亮可當方面之重人材猶足恃也河北所失者四州河東所失者六郡其餘皆為宋守中原猶未盡陷也王善擁衆七十萬楊進擁衆

三十萬丁進王再興等擁衆各數萬皆願自効可以撫而用之也關陜全城將士可以號召也江漢安堵財賦可以轉輸也使高宗因可為之勢持必死之心以李張為相經畫於内韓岳為將征伐於外命張所招撫河北責以復懷衛等四州傅亮經制河東責以復太原等六郡宗澤留守京城統楊善等百萬之衆以問罪於金而車駕往來三京督勵將士縱未能滅完顔而還二帝中原未遽失也奈何柔暗不君有忠賢而不能用知奸佞

而不能去遇機會而不能應不為恢復之圖專事退避之計稱臣割地甘心焉遂使二帝幽死穹廬八陵隔在異域嗚呼哀哉

李綱罷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

余讀宋史至於李綱之事未嘗不掩卷長歎繼之以泣也綱天資忠義知有國而不知有身知有義理而不知有禍福宣和之間汴梁大水幾沒都城綱上言變不虛

生將有邊圉內侵之患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時宰惡之而貶靖康之初金兵入寇上下震恐綱建議固都城修守戰之具召勤王之兵敗金於通津門敗金於封丘門金兵稍挫矣李邦彥排之而貶及二帝北遷高宗嗣統綱請正僭偽之罪以厲士風修茶鹽之法以足國用置賞功司以勸將士置招撫司以徠義兵國勢稍振矣黃潛善汪伯彥沮之而貶嗚呼使綱之言用於宣和則疆埸有備金兵必不至內侵用於靖康則都城有守徽欽

必不至北狩用於建炎則兵精而守固盜弭而民安又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奈何忠言未用讒說遽行使綱懷忠抱憤不復一展所蘊也悲夫

殺前太學録陳東布衣歐陽澈

高宗嗣位之初父兄㓜遷中原淪陷家國之禍莫大焉所宜痛心疾首下求言之詔置敢諫之鼓從諫如流聞善則拜以來羣策致英賢而共雪仇恥可也顧乃信讒言殺諫士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帝盍思之東一學録

耳澈一布衣耳其所言者勸帝還京及詆用事大臣而已夫豈為身計耶既不用其言又從而戮之是誠何心哉自古殺諫臣者必亡其國髙宗蒼黄渡江間關航海去亡一間耳徒以祖宗徳澤未泯獲守宗祊耳嗚呼東澈之死可哀也已如髙宗何責焉

金襲信王榛於五馬山砦取之榛亡走不知所終

髙宗之緒不延不亦宜哉金人之禍趙氏舉族北遷信

王幸而得脫遂竄民伍艱難萬狀馬擴奉之以節制諸砦遣使入朝真所謂空谷之足音也為高宗者當何如援之以精兵假之以重權俾綏輯河北藩屏汴都以壯磐石之基以廣維城之輔可也如其勢孤力弱則命宗澤與之犄角金攻五馬則澤出兵援之若攻汴都則王出兵撓之雖未能恢復舊業兩京必不至再陷六飛亦詎至航海哉顧乃橫生猜忌密飭馬擴圖之五馬被圍援兵不遣以致諸砦皆陷不知王死於亂兵歟抑死於

民伍歟是高宗自戕其同氣也一念不善天鑒孔昭用
勦其後而大統之傳卒歸於太祖之裔向之所以圖榛
果何益之有哉
遣杜時亮請和於金致書尼瑪哈曰古之國家
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
以奔則無地惟冀閤下見哀而赦已前者奉書
願削去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
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

高宗致書尼瑪哈其出於御筆歟抑代言者之過歟何其
卑弱之甚也古者兩國交爭非徒辦取於甲兵而已詞
命蓋有助焉國佐講平於晉華元請平於楚子産之對
趙文子呂甥之對秦穆公其詞可謂婉而其氣可謂壯
矣況移書敵國彼將因是以覘我之强弱其可不慎哉
為詞者宜曰宣和之間馬政奉書往聘薩都將命來臨
盟誓之言天地鬼神實聞之天禍我宋大國懷怒稱兵
而南質我二帝俘我百官翦戮我生靈傾覆我宗社渝

盟敢好誰實先之數年來疆事紛紜豈惟我宋受其弊
大國之强兵健馬物故亦多矣執事若徼福我宋之社
稷尋盟繼好復我二帝歸我中原俾兵民獲底其居鬼
神獲歆其祀敝邑之願也金幣之數聘問之禮敢渝舊
約若必欲窮兵以泯我宗社敝邑有死而已困獸猶鬬
況國乎敝邑雖羸提封萬里帶甲百萬猶可以待命敢
布腹心執事其圖之如此庶足以存中國之體而折敵
人之心矣高宗此書為何哉徒以名侮而速其兵耳

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

張浚之殺曲端議者以為端善撫將士長於兵畧浚以王庶吳玠之譖而寘之死豈其罪哉此所以來讒慝之口也予謂端之死實有以取之非特浚之過也當南渡之時金兵蹂躙中原鑾輿漂泊江表為臣子者降心以相從謀協以相濟共圖恢復可也然羅索之取延安庶帥師救之而端按兵不進曷嘗念宗社之阽危耶既乃逐庶而奪其印又欲併王燮兵非蓄不臣之心詎敢為

此哉其語張彬破金之策欲按兵據險時出偏師擾之其說亦非也妻室懸兵深入方圖進取而不乘時圖之使彼食足守固又豈可破耶迹端舉措而察其心不可謂之純臣使其不死亦將如闕師古舉關陜以降金耳豈能效節以立功哉

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手足矣浚以為不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檜因憾之及鼎再

相檜在政府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

甚哉人之難知而小人之態易惑也張浚趙鼎中興賢佐然墮檜術中而不悟可勝歎哉浚稱檜善引與共政方知其闇是迷於初而悟於後也鼎知檜奸及檜惟巳言是聽遂深信而力薦之是明於始而昧於終也檜何足道哉所深惜者二相知人不明耳且檜之為人鷙忍類蔡京凶狡類章惇憸佞類呂惠卿能先意承志以悅

人之心矯情飾詐以啟人之信故淺稱之鼎亦稱之胡安國亦稱之其卓然不惑者晏敦復一人而已甚哉人之難知而小人之態易惑也予觀近世士大夫所譽以為賢者其强悍似剛直其柔佞似恭謹其攘臂奮首似有為其含垢忍辱似有量或辭禄以示其廉而不免競刀錐之利或垢服以示其儉而不免侈妾媵之飾守章句以為學則曰吾惟性理之學也綴語録以為文則曰吾師濂洛之文也察其用心是葢檜之徒也幸而位未

極權未重未有悟其奸者不幸而據髙位秉重權其為國家患豈下於檜耶嗚呼有天下者尚亦辨之於早察之於㣲毋使其得志以貽禍於生靈哉

以何鑄為金國報謝進誓表使表畧曰臣構言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伏望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

靖康之禍類晉永嘉元帝髙宗不能恢復舊業均也而髙宗之材視元帝尤劣焉何以知之永嘉之末梁益入

於李特關陜陷於劉曜幽并兖豫之地則聰勒分據之其土地甲兵甚非宋比然元帝以區區江左力抗强大未曾稱臣割地以屈於敵而敵亦終不能渡江以為晉患葢有以待之矣建炎之初關中未陷全蜀無虞河北所失者四州河東所失者六郡其國勢遠過東晉矣然高宗逡廵退縮不能守淮又不能守江遂使戎馬蹂躙吳粵之域而不忌終乃稱臣納貢以求苟安視晉有媿矣所以然者抑豈無其故哉元帝得一王導推心而委

任之小人不得而間馬導之智畧雖不足以復中原然守江左以抗敵則有餘矣高宗諸相非無導比然李綱甫相而汪黄沮之張浚甫相而朱勝非排之趙鼎甫相而秦檜擠之雖有遠猷宏畧又何暇施用哉國勢陵夷無怪其然也嗚呼句踐任范蠡而不疑故能報吳昭王任樂毅而不疑故能報齊有天下者亦惟專任賢相而已矣

行人王倫為金所殺

王倫附會秦檜首建和議使宋怠於復讎甘心臣金其罪大矣然其不受偽官從容就死則有可取者當金人橫騖中原士大夫鮮能全節文學如宇文虛中既受其官慷慨如張孝純亦為之用以倫之才而臣事之高位厚祿豈在虛中孝純後哉而倫也恐辱其先執節不屈命之以官而不受脅之以死而不變將死之際南向慟哭陳其先世之忠與不敢愛死之意然後就縊焉其志節亦可尚矣豫讓反君事讎而能效節於智伯君子猶

予之況於倫乎河間地震雨雹三日天固鑒其忠矣

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

宇文虛中之死史氏所載互有異同金史則曰虛中恃才輕肆見女真人輙以獷猂目之金人積不能平誣以反謀殺之宋史則曰虛中謀因金主祭天刼以南歸先以蠟書來告秦檜拒不納已而事覺與其子師瑗等皆死繇金史觀之虛中恃才而致戮也繇宋史觀之是虛中以忠而受禍也葢當時南北分裂金史得於所見而

不能無所諱宋史得於所傳而亦未究其心也虛中之死要不得與死節者比夫童貫奸閹之雄有志節者肯為之用哉而虛中為之參謀不恥焉是昧其所依矣江革為魏所獲魏人命之作歆罷銘革誓不執筆虛中雖有才藝然將命出使讎邦豈可自衒以求售哉而虛中受其官爵典其制命是背君而為讎用矣至其晚節完顏亶暴戾於上大臣積怨於下乃謀刼亶南歸以免禍不知適以速其禍耳雖家無噍類似若可憫然考其始

終亦其自取也虛中與洪皓張邵朱弁俱奉使如金使其如皓等執節不屈未必遽死雖或見殺宗族在南宜至誅夷哉受金之官食金之禄聚其族而居焉一旦禍作血嗣殄絶是可為人臣之永鑒矣

帝鋭意恢復張浚乞降詔幸建康史浩以為不可王十朋劾浩懷奸悞國等罪遂罷

孝宗志圖恢復賢於高宗遠矣然終帝之世不能復中原之尺寸何哉任賢不專去邪不果故耳夫張浚劉珙

虞允文陳俊卿所謂君子也帝知其賢而用之矣用之未久遽以物議而罷之君子安得行其志乎史浩尹穡湯思退王之望所謂小人也帝知其邪而黜之矣黜之未遠尋以人言而復之小人又安得不售其奸乎昔齊桓公問郭父老曰郭何以亡對曰其君好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所以亡也孝宗任賢不專去邪不果是亦郭公之流耳惡足有為哉嗟夫駕艅艎以濟險中流舍之而乘舴艋必不能濟千仞之淵矣策騂騮以陟

遠中道棄之而驂蹇驢必不能陟千里之途矣用人亦猶是也孝宗有恢復之志而不能成功得不以此歟

罷張浚判福州行次餘干卒

甚矣君子之道難行也浚之忠勤世鮮與比其志惓惓焉歸二帝復三京弔遺黎雪讐恥而已使遇漢光武唐太宗而為之馳驅其功烈所就豈淺淺哉惜夫前遇高宗後遇孝宗迄不得施抱憤以歿可悲也已方浚之初相也經理陜蜀國勢稍張矣以涇原之敗而貶及浚之

再相也烏珠退師劉猊敗衄矣又以酈瓊之叛而貶迨孝宗起而用之也淮東諸將日以捷聞矣又以符離之潰而貶夫勝負兵家之常料敵制勝誰能萬全無失也一戰不捷一策不效而遽黜之使浚雖欲成功其可得哉高孝待浚如此至於黄潛善汪伯彦秦檜湯思退之徒則去而復留斥而復用也嗚呼是何君子之不幸而小人之幸也

陳俊卿以用人為己任虞允文亦以人才為急

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録故所

用多知名士

宰相無職用人其職也擇天下之材理天下之事則相職舉矣李吉甫之相也得韋澳所疏四十餘人悉用之王淮之相也得楊萬里所疏六十餘人悉薦之吉甫與淮未足為相也然不疑澳與萬里之私薦用其所疏則可謂克舉相職矣夫天下之賢才無窮一人之知識有限古之賢相不憚咨求訪之寮佐焉訪之賓友焉訪之

疏遠之賢焉籍其姓名等其才行惟恐一賢之或遺也庶官有缺則取諸所籍隨材用之溫良者以之牧民剛明者以之典獄通敏者以之理材果毅者以之典兵天下但見官得其人人稱其職而不知宰相咨求所致也俊卿允文之材館錄可以為相天下者之法矣使凡為相者皆若人天下惡有不治哉世之為相者既不能知人又不能信人有舉其所知者輒疑而不用而其所用者非其姻婭則其故舊非權門之私屬則其子弟所親

㬋者耳察其用心葢吉甫與淮之所不為也顧且呫呫焉以房杜富韓自擬亦何不知量哉

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淮由是怨熹欲沮之

為相之道至公無我而已賢者舉而用之我無所德不肖者黜而罰之我何敢私夫然後足以佐天子之賞罰王淮為相一何偏比忌刻之甚哉夫熹淮所薦也仲友

淮之姻家也仲友有罪為民所訟慝不敢顧私恩而廢公法乃所以為賢也為淮者可以自賀矣顧乃怨之嫉之起偽學之禁以沮之是果何心哉淮之意豈不曰慝提舉浙東我所薦也不知感恩圖報則已而劾我姻家是背本也嗚呼淮可謂不思矣趙宣子舉韓厥而厥戮其僕宣子不以為忤也姚崇薦魏知古而知古劾其子崇亦不以為怨也如淮者知庇其姻家而已耳豈暇念古人所為哉

金主雍卒

魏孝文金世宗皆北方之賢君也考其為治之迹葢漢文帝宋仁宗之流景帝真宗殆有愧焉孝文遵漢法變代俗愛民好士制禮崇文其材畧優於世宗矣然務勤遠畧師旅數興其寛仁不及也世宗恭儉寛洪好賢納諫上下相安家給人足號稱小堯舜其寛仁優於孝文矣然其材畧不及也孝文有明哲之資世宗有宏裕之度議者不可少之也

陳亮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孝宗將擢用之曾覿

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不悅

陳亮才氣英邁議論高奇其學未就於道也然其志節

凝潔求諸叔世葢千百之十一耳自道學不明士風日

陋功利之心勝道義之念溥掃門求通惟恐其不我顧

也守閽請見惟恐其不我納也隷僕呵叱不之恥士君

子笑罵不之恤志於苟得而已矣亮江南布衣年垂五

十栖之逆旅中曾覿以潛龍之舊勢焰赫然枉駕而顧

之使鄙夫得此必將倒屣而迎望塵而拜避席而後對鞠躬而後言其敢少慼於禮耶而亮視之如廁中之鼠糞中之蜣蜋亟踰垣而避之惟恐其汚我是何志節之卓哉今去亮三百餘年考其事而想見其為人猶松栢蒼寒不可狎玩尚足以廉貪而立懦也嗚呼世之士大夫志在一資半級匍匐於閹豎之門低徊於嬖倖之第者聞亮之風亦可以少省哉

帝及皇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於重華宮

不從

天子以孝治天下者夫豈人人而誨之哉亦惟躬行於上以為民表耳故龍樓問寢以致定省之誠鳳輦從遊以侍讌遊之樂先意承顔繼志述事以此帥民民猶有悖德者況以不孝令乎若光宗者真所謂以不孝令天下矣當是時壽皇寢疾久矣羣臣請朝重華宮不從請問疾亦不從方且與皇后同幸玉津園想夫絲竹迭奏足以悅其耳花鳥交飛足以娛其目水陸雜陳足以適

其口而壽皇疾勢之增損不暇顧也寢殿之凄涼不暇恤也藥饍之進與否又不暇問也少有人心者豈忍為此乎夫里巷庸人不知學問然父母有疾亦必迎醫市藥不暇燕遊貴為天子乃於父疾彌留之際而肆情遊觀之娛是帥天下為無父之國耳四方聞之何所取法哉抑光宗之事與唐肅宗正相類耳肅宗制於張后故明皇有疾不敢往光宗制於李后壽皇有疾不能往嗚呼以天子而制於一悍婦不得盡孝於其親果何以令

天下哉

削前秘閣修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於道州

士之所以為士者以其知恥而畏義耳不知恥不畏義不可以為人況可謂之士哉寧宗之時所謂士者一何無恥之甚耶自程子倡道伊洛朱子闡而大之從之遊者又有蔡元定上下其議論以格物致知為先以誠意正心為本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用考其所學粹如也流俗醜正吠聲狺狺相與指為偽學何澹京鏜劉德秀

倡之胡紘姚愈沈繼祖和之於是葉翥請毀語録王沇請籍偽黨余嚞請斬熹以絶偽學高文虎草詔以播告天下此數人者不過欲阿時宰以速富貴耳豈復顧名義而知人間有羞恥事哉熹已奉祠既鐫其秩元定未仕遂竄荒遐之域而澹等繇此貴顯矣抑豈知一時之聲利易熄而千古之是非不泯今去寧宗之世三百餘年聞有稱晦庵西山之號者若瞻景星而仰慶雲莫不改容而易聽聞有舉德秀之名者若若覩冀上之英圖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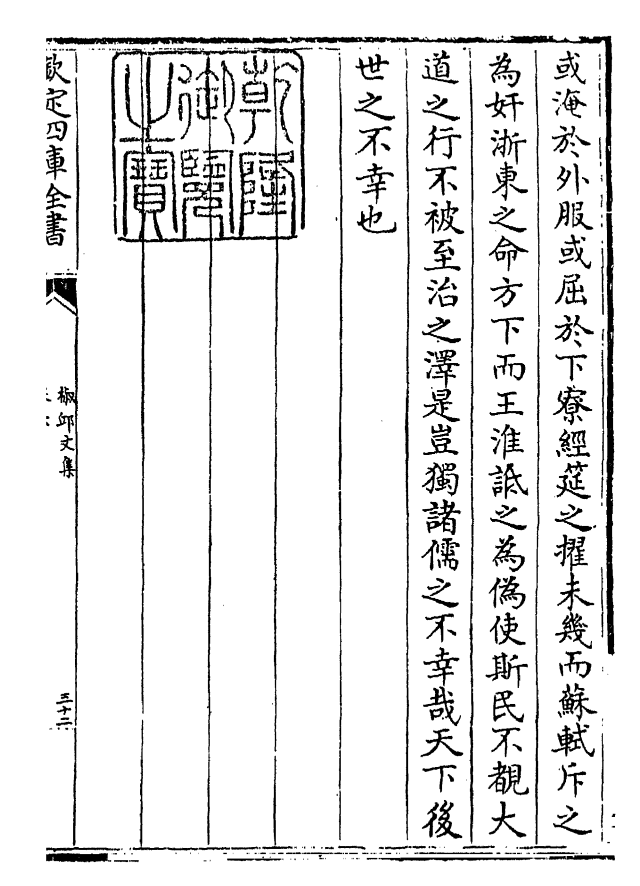
蛆莫不掩耳而惡聞嗚呼世之為士者奈何欲徼一時之浮榮而取千載之唾罵哉

前秘閣修撰朱熹卒

三代而降真儒不作久矣英君誼辟未嘗不嚮儒而所得者非真儒也貢辟以明經登相位不過章句之儒矣燕許以文章居相位不過詞章之儒耳宜其功業無聞焉至於有宋韓范富歐皆以儒進其相業有可觀者然學未聞道故其所建立終不足以追三五之隆及周子

挺生程張朱子繼之此數君子者乃所謂真儒也觀其所學明性命之大原而不騖於高遠論經濟之大法而不蔽於淺近使時君置諸相位而推心聽用焉必將以堯舜之道致其君必將以商周之法治其民禮樂田疇必倣效先王之遺意而不為熙豐之紛更也典章品式必斟酌先王之成法而不為漢唐之卑近也變末世之陋追唐虞三代之隆猶反掌耳奈何宋之諸君寶燕石而棄蒲穀之質好秦箏而厭韶濩之音遂使命世大儒

或海於外服或屈於下寮經筵之擢未幾而蘇軾斥之為奸浙東之命方下而王淮詆之為偽使斯民不覩大道之行不被至治之澤是豈獨諸儒之不幸哉天下後世之不幸也



椒邱文集卷六